

■艺苑风景

劳伦斯:中国当代艺术“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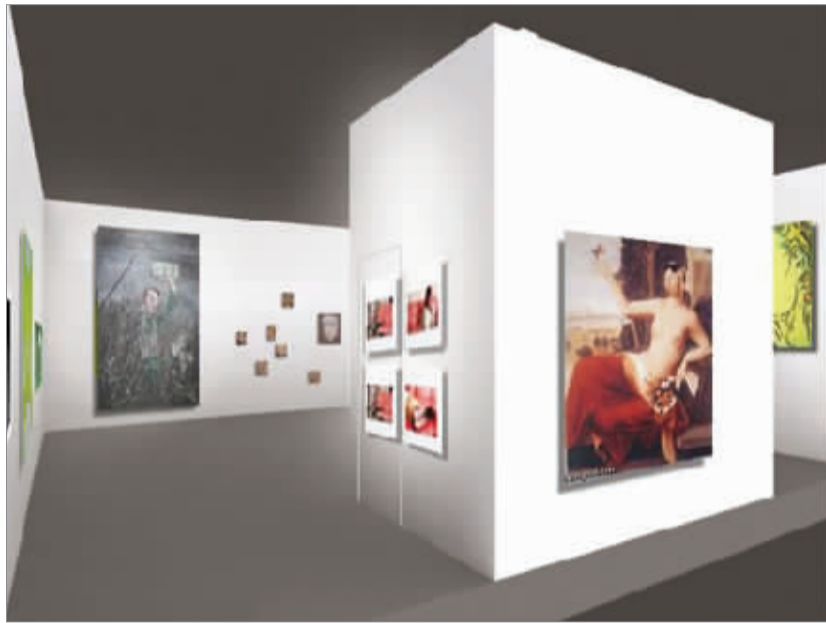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邱家和

上海香格纳画廊的老板劳伦斯(全名劳伦斯·何普林,Lorenz Helbling)向来被称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很有些夸张,因为劳伦斯虽然中国话说得可以,但为人低调,遣词用语也很吝啬,实际上可谓不善言辞。不过他有一个词经常挂在嘴边:“有意思”。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中国当代艺术了。

2007年实现“华丽转身”

对于劳伦斯,2006年是一个特别的年头:画廊成立10周年,从在上海商城的长廊酒吧的一面墙做起,当年就首次被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Art Review)杂志评选进入当代艺术世界百人榜之列。不过以旁人的观察,2007年香格纳画廊变化不小,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那就是实现了“华丽转身”——夏天在莫干山路的画廊本部经过了装修,展览空间与办公场地焕然一新,还新开了五角场800号的新空间;画廊充实了工作人员;各种展览和活动可以分头进行。

据劳伦斯介绍,因为有人专门做博览会的工作,参加的项目也就多了起来。譬如在巴塞尔博览会上,除画廊付费空间常规的展览外,他还办了两个特别的展览——《聚焦上海》群展和“艺术无限”的《徐震18天》个展。在下半年的迈阿密、巴塞尔,劳伦斯也做了一个免费项目,即徐震的《超市》,同时他还参加了法国的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等。而威尼斯双年展中也包括了合作的艺术家杨振中、杨福东等。此外,香格纳画廊



劳伦斯

“我办画廊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有意思’”

——劳伦斯

香格纳画廊

和国内外艺术机构的合作也进一步得到拓展。如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魏光庆个展,在新加坡美术馆举办的曾梵志个展等;而与画廊的合作方面,也有了诸如瑞士画廊做的张恩利个展,美国画廊将为徐震做的个展等等。

劳伦斯认为:“2007年我们的展览节奏还比较乱,跟着艺术家走,今年希望计划做得好点,把展览档期延长。”他表示,香格纳画廊今年还将继续与美术馆合作,已经筹划的项目包括为丁乙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博览会期间的个展,孙逊在洛杉矶的哈默美术馆的展览等等。他还透露,去年香格纳

还与一些从未合作过的艺术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梁绍基、石青、张鼎、孙逊、朱加、刘维艰等。而一年下来,他仍继续入选当代艺术世界百人榜。

做画廊要掌握两种平衡

劳伦斯指出:“画廊是做生意的,但对画廊的商业性质要看你怎么理解。画廊办的展览,当然是为了销售,但许多展览一下子是看不到销售前景的。我办的展览中,许多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哪些是不能赚钱的。我们2007年就作了不少这样的展览:如梁绍基、张鼎、胡介鸣的装置展以

及李山与新艺术家孙逊的个展。其中有不少是美术馆应该资助的项目,如孙逊的作品,一年只能做一件,陆春生的《化学史》是一部一个多小时的录像,也不会有人买。”

对这一现状,他表示这其中涉及到艺术的特点。“艺术需要创意、创新,艺术家的创作取得成功,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成批生产,而是要不断创新。创新需要实验,需要打破已经成功的模式,画廊就要资助这些艺

术家办新的展览,从事新的实验,努力创新。”而在去年九月的“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上做的王广义的个展就属于这种性质。

对于画廊来说,是不是能资助无名的年轻艺术家办展览,是不是能资助成熟艺术家的创新实验展览,涉及到画廊的核心竞争力——能不能有效地推广艺术家,这会考验画廊对艺术家的吸引力。对此,劳伦斯称:“要掌握两种平衡:一是当前画廊收入和投入的平衡,能卖钱的展览要办,但数量要控制,只能是少数,大部分精力财力办实验性展览;二是新老艺术家的平衡,要实现良性循环。”

“我办画廊是因为‘有意思’”

劳伦斯在中国人的眼里有一个完满的家庭:他们在上海的浦东安了家,妻子是苏州人,有一双正在读小学的女儿。他们平时在家说中国话,不过女儿已经开始学习德文。但平时劳伦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双休日几乎没有休息,他的假期,也就是在每年六月巴塞尔博览会举办期间,与全家一起回欧洲老家团聚一次。

“我办画廊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有意思’”。劳伦斯真诚地说:“钱太多了有什么意思?也许可以买更大的房子,过更舒适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改善生活当然好,但不是首要的目标,首要的目标是把艺术事业做得好。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思。”

■当代艺坛

李继开:心灵捕手

◎潘瑶

李继开的画,很让人喜爱。在他的画前面,观众可以停留很久,因为画面营造出种种安静的气氛,能唤起观众自身的记忆。在他的虚幻世界里,想象可以展翅飞翔,夹杂着无奈和困惑的淡淡哀思。李继开画自己,画自己的日常生活,画自己的奇思妙想,每当观者做着和画中的男孩子相同的事情,比如发呆,呕吐等等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画,仿佛那就是自己,因此,再平淡的生活也有了童话般的宿命。

平静的观察者

李继开是什么样的画家?为什么



《天才自疯》80x100cm布面丙烯2007年

他的画似乎并不张扬,却有深入到身体每一个毛孔的力量?李继开生长在四川,和那里潮湿的气候一样,他的心绪,总是带着一丝灰蒙蒙的色彩,不那么明朗,他的人也有着些许忧郁的气质。正因为此,他的画变得含蓄而耐人揣测。不管想表达的是喜是忧,他的创作和欣赏都变成了细心揣摩的游戏,而能不能捕捉到现代人心灵深处的微微颤动,对他来说是最富挑战的精神愉悦。

作为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李继开的家庭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家庭一样的平常。他就一直按自己愿望自由下去,年幼时思想的自由培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看待所有的事物都会有一种极强的个人观点。

“我是个没办法的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有时候就好像是在这个时代的队伍之外,呆呆地望着移动的人群,观察着这个世界在现实中和媒体上发生的那么多的人与事。”虽然李继开这样说,其实正是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态,才使得他把握了时代脉搏每一次细微的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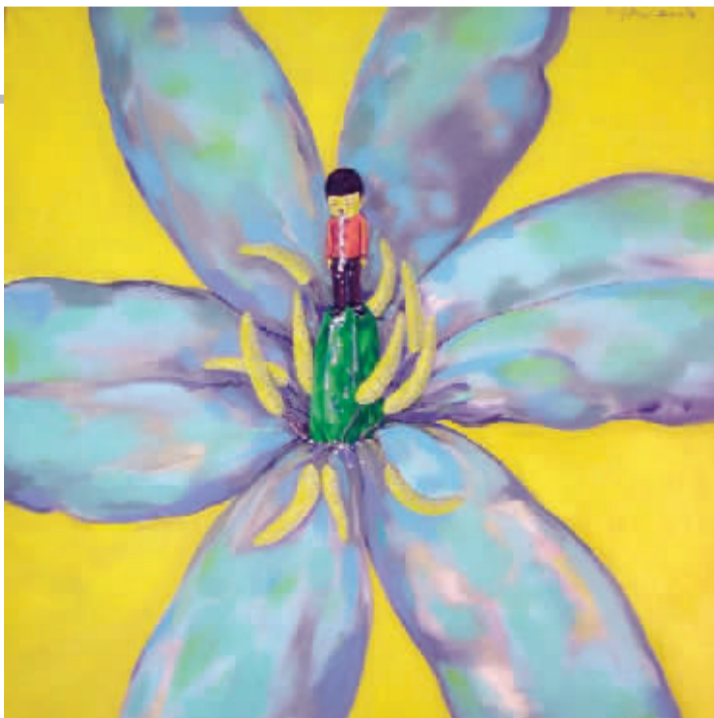
画画是表达的习惯

创作对于李继开来说,是一种

表达的习惯。这是他对艺术的态度,当一个艺术家把艺术这一沉重而伟大的命题看得如此轻松自然的时候,它才变成了艺术家手中收放自如的工具。这正是时下年轻人对待事物的普遍态度,没有了沉重的救世救国的包袱,生活本身变得有滋有味,思想的自由驰骋带来了灵感的闪耀。

记得《清空》里李继开画的男孩子么?坐在马桶上,白色的马桶上画着鲜红的十字,似乎精神萎靡,这十字让人联想到医院,于是给了人们解释:他病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各种问题,我们的身体里藏着无数的废物,有的没有什么用,留着也不妨大事,有的可能潜伏着一巨大的毒瘤,随时可能爆发,致人死命。也有慢性的,比如,各种邪恶的念头,日子久了,善良的心也被侵蚀了。所以我们需要清空,清空那些积存下来的,不仅是肉体也是心灵上的累赘。

李继开就是这样,身藏在美术学院里,自在地工作生活,关注着每天的日子。而喜欢他的作品的人们,却在世界各地的拍卖场上竞相抢购。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乐于去描绘胡乱的想法,感受心灵的自由。因为,他是心灵的捕手。



李继开作品



《山水》180x50cm布面丙烯2006年